



史詩般的青年

在1988年香港作家聯會成立(前稱「香港作家聯誼會」)的慶典簿上,照片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穿紅色T恤、白色短褲、紅色襪、灰色球鞋的詩人何達先生。

在「作聯」成立大會全體理事的合照中,何達是最亮的一位。

他是聞一多、朱自清的學生,在中國現代詩壇佔有重要的位置,在香港文壇上也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何達是文學的長跑者。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。

他跑過高山,跑過平原,也跑過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河畔,跑過燈火輝煌的人民大會堂;他在晴天跑,下雨跑,雪地跑。

他的生命,恍如他的文學創作道路,是一條奔流不息的溪流。

何達與文壇宿將曾敏之先生、劉以鬯先生都是同一代人,同是文壇的長跑者,其他如何紫、犁青、陶然等,哪一位不是堅守文學崗位,發光發熱,直到生命最後一息?

他們是香港文壇的健將,是我們學習的榜樣!

今天,當我們紀念「作聯」創辦33周年之際,我們怎能忘記帶領我們「作聯」的曾敏之先生、劉以鬯先生,和與我們並肩奮鬥的已逝理事及熱心的會員。

他們與「作聯」共進退、同命運,鏗而不捨在這個文化沙漠的環境下揮汗如雨地忘我耕耘。

他們離開了,但是他們的文學足跡,恍如涇溪涇河,汨汨流入我們的心間,流進共同的目的——文學的海洋。

在人類的壽命長度,33歲是人生三分之一路程。

巴爾扎克說:「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,具有不同的年齡:沸騰的童年是歌行;史詩是茁壯的青年;戲劇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。」我們是屬於史詩般的青年,說明我們還年輕!

最後,我想起何達那首以《我不會變心的》為題的詩,最後的兩行是:我們是連接在一根鋼軌上的兩個車輪,/我們同屬於這個偉大的時代。

讓我們背負着先輩們及時代的囑託,堅守文學陣地,不折不扣,開展一片文學的新天地! (下) 青、陶然等,哪一位不是堅守文學崗位,發光發熱,直到生命最後一息?

他們是香港文壇的健將,是我們學習的榜樣!

今天,當我們紀念「作聯」創辦33周年之際,我們怎能忘記帶領我們「作聯」的曾敏之先生、劉以鬯先生,和與我們並肩奮鬥的已逝理事及熱心的會員。



●1988年7月18日,彥火(右一)在作聯會所歡迎著名詩人舒婷(左四),韓國著名詩人、學者許世旭(左一),穿紅T恤白短褲的何達(左三)、作家舒非(左二)、作聯永遠名譽會長犁青(右二)。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篇珠江上游紅水河

珠江上游有一條名不副實的河,那是一條名叫紅水河的河流!

顧名思義,紅水河應是紅色的,但她卻翠綠欲滴;紅色應是熱情澎湃的,但她卻安閑恬靜!

「千山鳥飛絕,萬徑人蹤滅。」的靜和美,那是紅水河最令人心動之處。紅水河肩負珠江水系中,西江流域母親河的重任,她安分守己,任勞任怨,平和安靜地照顧着自己家園。您看她一碧長流,波瀾不驚,您要聽到她的片言隻語,那可真是彌足珍貴啊。

紅水河兩岸多是安插千百年,奇偉獨特的陡峭崖岸,有垂簾狀、蜂窩狀、千層蛋糕狀,最大一塊是高和寬約百米的「壯錦岩」。河岸兩旁,一塊岩石就是一幅圖畫,畫作默然無語,以上天送贈給它的構圖與色彩,和翠綠河水同心協作,為我們奉上一道又一道奇特幽靜的大自然風景線。

紅水河也有河灘,河灘遠處是連綿的蒼翠丘陵,丘陵前有小山村,十多間小平房佇立在此。數葉扁舟靜馳河邊,無言訴說着它們的安詳與閒逸。這裏沒有車水馬龍,只有魚羊相伴;沒有熙來攘往,只有小村風情。河灘深處有人家,人家卻在閘珊處,滿載人家的閒靜,就是紅水河的難能可貴。

再往前看,淡藍的天空擁抱着河邊一座翠綠的小丘陵,丘陵翻過長長的綠尾巴,一直延伸至遠處,尾巴上長着綠樹叢和挺立的小綠傘,連着尾巴處是暗淡不一的綿綿



●珠江上游——如詩似畫的紅水河! 作者供圖



無辜被拖累感憤怒

牛年已至,賀歲吉祥語必須要說,筆者在此謹祝各位讀者朋友:身壯力健、萬事如意、財運亨通、生意興隆、歲歲平安好運來!然而對心急過工的大學生來說,他們新年最大願望是「有份工」。

「我現在的工作並不是在大學攻讀的專科,但我可以從頭學起,只要我努力,這工作也是我的專業技能,我不再為求職苦惱抓破頭皮。」傳媒行家的孫兒孫女大學畢業了,半年多的光陰過去了,最近才找到工作,始感覺有些「底氣」:「有不少大學生和中學生『煽動』是不爭事實,令人憤怒的是他們那些損人不利己的暴行,連帶思維正常、正經讀書的我們亦被無辜拖累,求職時出示學歷證書,人家說他也曾心儀過這所大學,不過現在嘛……在招聘員時要謹慎,要考慮再三考慮呢!」

另有大學生親述求職經過道:「被那些暴動學生拖累,對我們求職成功的機率真的產生很大影響,並非個別事件,有老闆直言不想放個炸彈在公司,因為覺得很多大學生雖然受過高等教育,卻不能明辨是非,有部分更連做人基本良知都無,打着自由民主旗號『違法達義』的狗屁不通知識,到時真是『易請難送』,還隨時送予公司大裝修,搞公投、玩民主、攪炒公司和同事,太可怕了。」

與筆者親哥哥是同事的大學教授也大吐苦水,指有大學的校長月薪數十萬,竟為「權文」對暴動學生的劣行坐視不理、不作為,早已醜出教育界;而大學生給人的印象論為「玩暴破壞」分子,連自己祖宗都不認的,簽了保密協議也可以公開的,何來誠信!一副他得不到的,亦不會讓你們得到的壞心腸,這種德行的大學生試問有哪位老闆還會敢聘請為員工呀?這不是危言聳聽,是實實在在已存在香港社會的可怕事實!



這個春節不一樣

終於盼到「牛」年的到來!

那討厭的「鼠」年總算挨過了,總可以讓自己深深地舒一口氣,寄望「牛」年能帶來好運,不用天天過着惶恐不安的生活!

春節不能拜年,不能聚會,大家都很不開心,尤其老人家幾想兒孫盡做,既然不能全部親朋戚友一起聚,也可分拆兩個三到三個來。但另一位長輩事足聲明,推卻所有人來訪,年初一開始把電話掛起,手機關上,只接受一位好友因為擅長煮美食,而准許對方煮幾味送到他家門前放下食物。聽朋友如此描述既可笑又難過,好好的開心日子變成這樣,怪誰?

今年新年我什麼也不多,家中買了很多花,女兒負責插花,除夕下午趁人群還不是太多,我們各自在花墟見花便買,價錢平的都要,回家搞了大半天,就這樣過了一個除夕!

沒有親朋來拜年,仍然做些傳統要做的,除了插花,還煮齋,亦用碌柚葉沖涼,是父母在世時要做的,當今他們不在了,我還希望守着他們的傳統,至於孩子們肯不肯跟隨,那就不是我這代可以控制的了!

今年有件事很難得,是女婿開油鑊試做賀年食品,茶泡、煎堆都試了,效果不俗,值得鼓勵!雖然常說今天的年輕人如何如何的不濟事,但其實這麼說是頗不公平的,我眼見身邊肯學肯做肯進步的年輕人也不少!

至於我這個長輩今年也不賴,跟工人姐姐學整蘿蔔糕,第一次出來的效果也不差,只嫌蘿蔔和粉的比例未能掌握得好,今天決定趁蘿蔔還可以,新正頭仍然繼續再蒸,因為過節前的都已經送了又吃了,仍然有親朋很賞面,要求再要,如此不可能不再繼續吧!



●B哥哥如今為工作方便住在上海,傳來阮大勇老師為他畫的賀年畫!開心呀! 作者供圖



孩子與手機

一直不讓孩子打遊戲機,就算平板電腦,也是只准許益智遊戲(如四字詞對對碰)以及看動畫和影片,不想他們太迷網絡互動,因為最擔心的是他們會慢慢較喜歡和電腦或網絡人士互動,而沒有了和真人交流的動力。電腦知識固然重要,也是趨勢,甚至是未來的事業指標,但我最怕的是孩子的沉迷,會令他們誤以為那個世界的價值標準才是真的。

他們5歲以前,我們帶他們去朋友聚會,朋友說現在肯和大人玩的孩子真難得,我不明所以,他們說因為現在很多孩子小時候便接觸平板電腦,大人聚會中,一坐下來便是開機,投入那個世界,身邊有真人大人也甚覺沒趣。不是父母的大人更會覺得無從入手,不知道怎樣開始跟那些孩子溝通。這個惡性循環,其實會令孩子愈來愈少跟人接觸,現在疫情下,這問題更見明顯。

說回電腦,也是因為這個疫情,他們無法避免地學習各樣平台,同學間可以私下用電郵聯絡,上網課時比大人更熟悉設定,懂在網上找資源等等。我的孩子本來真的什麼也不懂——我們很老土,當幼稚園同學已懂用語音輸入查中文字怎樣寫,我們當時還碰也不准他們碰電子產品。所以過去一年,看着他們連滑鼠都不用,變成懂在Track Pad上比劃,真的甚有衝擊。

我想說的是,近期重點是發現孩子上網課時,大家會交流在玩什麼網絡遊戲,還會邀請其他孩子下課後一起玩。一方面擔心社交不足,但一方面又不想他們有網絡社交(但現在別無選擇),還是答應了孩子可以玩。我的方法是用設定限制時間,一星期只可以玩兩天,每次半小時,之後要用同樣時間閱讀不同書本。

孩子還小,還可以這樣講價,再年長一點,真的不知有何對策了。



木棉花開

春節第一上班,在路上看到好幾株木棉花開滿樹。碗口大的花,一朵簇着一朵,布滿枝極,周身紅遍,很喜慶,也應景。今年的央視春晚,服道化,也是從頭紅到尾。各路登上春晚舞台的高人氣藝人,所披戰服,或深或淺,也是一水兒的紅,以至於看完完整節目,腦海裏只記得層林盡染萬山紅遍。倒是名不見經傳的河南衛視春晚,憑一段極具東方神韻的舞蹈《唐宮夜宴》,脫穎而出,把央視春晚的風頭一下子給蓋住了。

特意去看了這段視頻的視頻,一群盛唐裝扮的仕女們,手持各式樂器,穿行在青綠山水的《千里江山圖》中,裙裾生風,嬌態靈動,舉手投足之間,既有唐時女子的豐艷嫵媚,又不失樂人舞伎的談諧純熟,像是博物館裏的歌舞俑活了過來。在5G和AR技術加持之下,宛若取自《簪花仕女圖》、《備騎出行圖》、《搗練圖》中的實景,更讓整個舞蹈亦真亦幻美輪美奐。

一段舞蹈引發全民話題,上一次發生在2005年的央視春晚舞蹈《千手觀音》。21個平均年齡21歲的聾啞演員,在音樂、舞美的高度配合之下,通過肢體語言,把一幕佛國經典演繹得神入化。那個時候還沒有網絡热搜,這段舞蹈依然成

為那個春節街頭巷尾最熱門的話題。可見,普羅大眾對美的感知能力,遠高出藝術家的預估水準。很可惜,能真正激發民眾大面積共鳴的舞蹈,仍屬鳳毛麟角。

有人覺得是因為藝術家離普羅大眾的生活太遠了,也有人覺得,經濟上的長期落後,讓藝術家和民眾都對本土文化產生了嚴重的不自知和不自信。近幾年來,數字技術生機勃勃,加上經濟和科技方面長期的累積和衝刺,中國終於立上潮頭。國力上的大幅提升,民眾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,讓國風類的藝術形式,在年輕中間體範圍內不衰的追捧風潮。尤其是在應對這次全球範圍內的新冠疫情危機中,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,讓中國率先走出疫情困擾,整個國民的民族自豪感隨之迅速攀升。一夕之間爆紅的舞蹈《唐宮夜宴》,更像是一個顯著的符號。在此之前,主打盛唐文化IP的古城西安,最近幾年連續蟬居內地網紅城市高人氣寶座首位。這裏隱隱透露出的情緒讓人感懷,對大唐盛世曾經輝煌的無盡嚮往,一直都是蘊含在民族情感裏最深的一抹渴望。

比起經濟上奮起直追和趕超世界,文化的復興是更高層面上的自我認同。過去一百多年以來,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之間舉步不絕。其實,符合

時代源於自身屬於世界的文化觀念,才能在本民族中間形成最大公約數。

拜疫情所賜,今年春節全國有1億人響應政府倡議,選擇就地過年。昔年一票難求的春運車票,罕見地出現了退還票潮,有些班次的列車,甚至因為乘客過少不得不要取消。每一張臨時退還的車票,背後就是一個過年不能團圓的家。被整體取消的那些列車,也載不動,一年到頭飄蕩在外的人,一腔思鄉的愁。就地過年就是犧牲。由袁欽佩個人服從大局的服從意識。民族文化與傳統觀念裏,「我們」大於「我」的認同感,是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異國人不能理解的,個中冷暖、利弊、得失,自是不可同日而語。誠如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人,賦予高大健碩的木棉花以英雄樹的美譽,既包含了對甘於為眾人付出犧牲的指望,又承載了對自我成為英雄的期望。

●2月14日拍攝於港島南區的木棉花。 作者供圖

